

Life After Life

生命不息

王凯梅

我们将遍布于众星之间，漫游宇宙之中。我们将在那里接触其他物种，并与之融合。我们将到达其他维度，那是远远超出我们目前能意识到的存在。

本·戈策尔《宇宙主义者宣言》，2010

如何定义生命？在茫茫宇宙的时空深渊中，地球的出现仿佛是一场发生在原始星云废墟中的偶遇，而待五亿年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揭开地球生命集体亮相的帷幕时，距离人类在地球的登场还要再等亿万斯年。在浓缩为一天的地球历史钟表的表盘上，只有到了午夜钟声敲响前一分钟，在距今四百万年的地球上，人类登场了。

尽管人类文明的诞生被定格在距今一万年前的午夜前的最后一秒钟，人类却仅用几千年时间就控制了地球的生态圈。人世纪标志着人类作为地球生命主人的力量，也代表着人类力量对地球环境的利用和破坏。对技术的笃信让我们乘上了科技乐观主义的快车，尤其以超人类主义为代表，通过探索宇宙和其他生命技术向任何约束人类自然状态的樊篱发出进攻，包括生命本身。主导地球文明发展的碳基生命进入 21 世纪数字世界和硅基生物的主场，在数字生命与地球生命的交汇面上盘踞着灵魂与物质、道德与情感、创造与收集，自主与填喂等等多重选择与共生...前途光明似锦，也同时危机四伏。这必然会是一场比分胶着的对决和注定达成的和解，深入阈限，未来生命档案已经开启。

从走进展厅的那一刻起，未来已以无法逃避的**巨人的重量**直击人类感官。人工智能领域的杰出研究者本·戈策尔博士，用开放的态度描绘了生命和思维在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性：人类与技术融合的程度会越来越深，我们将发展感情和意识的上传技术；智能生命将主导宇宙演变。人类用科技手段自我升级...后人类的身体和脑库存直至影响我们与世界和自身的认知关系。

在这里，**舞蹈的身体**以图像为皮肤，持续流动出抽象的形态；光滑的**硅基生命**实时渲染出生动的人脸表情，后人类赛尔以诗会友，机器的信息捕捉倒逼人类的知识积累；超人类主义的塑形梦想打造增强版的人类身体，仿生**义肢**传递机器对人类的人道关怀，用温情建立起人类与机器的亲密关系；赛博格的身体内包含着与人类身体同样的权利和身份，让我们在**仿生人的凝视**中读出爱与怨恨，在**东方赛博格**的咏唱中感受到人类情感的厚重。在将人类的脑电波链接到人工生命系统的交互中，人类个体生命图腾在机器中的显形竟是一只**蜜蜂的巢穴**；与具有**孢子生命**特征的物种在计算机系统的无限复制、编辑、进化，共同打通机器与自然的壁垒。或许算法造物的尽头并不是冰冷的数据和机器，而是滋养人类生命的自然万物。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期待，超人类主义的赞歌首先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和宇宙的颂扬，用更大的热情去探索、理解和欣赏宇宙，对未来所有可能的生命和思维形式持开放态度。在展览上，请悉心去聆听**水波涟漪**转化为听觉数据的声音；以振动之名，拨响行星运动的旋律，聆听**天体分子和谐的交响乐**；世界的碎片缓缓旋转在**归途或出发的太空轨道**，触动人类对星际漫游的浪漫想象，这情感背后的驱动是数据还是数据员？万物皆关联，在**链接者塑造的如诗如歌的世界里**，包含着跨物种共生的渊源和渴望，万物连接的行动者网络。或许，人类的物理世界里被碾碎的和平愿景本就不该止于梦想？

文化的乌托邦与技术的异托邦在高度智能化的社会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空旷街道上**自动驾驶**的车，在模拟城市与现实世界之间穿行；困顿在**数据编程网格中的玩家**不断将自身的存在投射在主观与客观的交叉互换中；名为“**蜃楼**”的**虚拟试验场**上，机械臂横架在现实与虚幻之间；中国古人避世的**桃花源**中，是否已经埋下了今天超人类主义突破生命极限的诉求？距离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配件成为植入未来人类的出厂配置的日子还会远吗？在透明光滑的数据构成的数字化全景监狱里，就连感知和存在都被量化，这份未来生命档案将如何定义生命？

20 世纪的伟大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断言，只有通过社会行动，人们才能真正表达自由，才能真正成为人。人工智能的构建包含着复杂和困难的工作过程，实质性地为人类社会的集体和新兴思想贡献劳动。硅基生命的概念早在 1891 年就被提出，当代人对它的认识却多数停留在外星物种和科学怪人的想象中，殊不知，我们与技术的合谋和共融早已构成今天应允我们自由的必备插件。未来生命档案已经开启，数字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我”与“非我”置于哲学的统一体中的时代。生命之后的生命，包括在技术奇点屡屡创造的令我们惊骇的现实之中。突破碳基文明的人类肉身所能抵达的技术临界，让我们重新思考古老的哲学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以及一个更为迫切的当代问题：我是由什么构成的？